

诗潮

蝉鸣(外一首)

郭涛

偏爱暮色时分
蝉的歌唱
带着秋天的凉意
却不悲伤

古代的诗人
喜爱蝉的高洁
蝉的孤独

今天
时光过于匆忙
蝉的歌唱
少了欣赏

此刻
黄昏高树上
蝉的歌声落了下来
落在我心上的
还有
一丝淡淡的忧伤

晾衣绳

晾衣绳,晒着太阳的旧衣服

一点点缩小,从湿到干的过程
仿佛一个人从暮年重回童年

晾衣绳,晾衣绳
拴在两棵普通的树之间
有风的日子,有雨的日子
有太阳的日子
它心静似水,外物已经
不能让它离开自己的位置

旧衣服,干了
我再穿上,晾衣绳的温热
一丝丝暖入心房

晾衣绳,晾衣绳
不是可有可无之物
从我童年开始
它就一动不动
它的身上
晒过的衣服,留下的记忆
让每个日子熠熠生辉

软绵绵的雨落在秋天里(外二首)

明晓东

一整夜 它们都在敲打着
窗外的黑暗 细碎碎的声音像是
许多年前那个让你魂牵梦绕的姑娘
在你耳边留下的每一句呢喃细语
一页书匆匆翻过 一梦便到了中年
蝴蝶的翅膀沾满了露水 晨曦
在雨声中醒来 我用小小的光芒
迎接流浪在天空的雨滴

不要说四季多么漫长
秋天的云里早已蓄满了泪水
越来越近的凉意总会让人清醒
坚硬如芒刺的阳光 疲软了下来
一滴雨可以唤醒黎明 一滴雨
也可以把整个秋天泡得更加绵软
在剩下的日子 请让我在内心深处
点燃一堆篝火 用它来对抗
沁入骨髓的风湿 炙烤内心的
麻木与酸楚 点亮人间
最后的挚爱与温暖

大雨覆盖了一切

四野安静 突然停顿下来的
还有布谷鸟的歌声 往年它们早早
就在密林深处吹响了岁月的号角
而此刻 密密麻麻的大雨
像一张牢不可破的大网 覆盖一切
只剩下哗啦啦的雨声 在轻轻地哭泣
河流像一道伤口 狠狠地撕裂
大地的肌肤 父亲头戴草帽
一张塑料布披在身上 像是一位
战败的将军 眼睁睁地看着

秋雨

突然的潮湿 从地表漫起
草木挂着泪珠 一切
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愁绪
在头顶聚集 时光不疾不徐
像一匹奔跑的马
被突然出现的沟壑阻挡
低头 却丝毫不能犹豫
绵长如丝的雨 终将汇流成河
流水的脚步 无人能够阻挡

我终将是一株行走的草木
在秋雨绵绵的夜里 安静地回味
春的温柔夏的热烈 人间四季
终将是无法改变的神喻
在一层秋雨一层寒中 裹紧
内心的温情 循着时光的流水
打捞零零散散的往事 人已中年
岁月已步入秋天 而我依然是
那个追着细雨奔跑的孩子
让内心的力量无限放大
就像这一生 我始终爱着一些人

山里的夏天

吴为秀

前段时间,朋友发消息说,城里热得无处可躲!我说,来山里吧,这儿凉快!

山里,泥土垒的墙,泥土烧的瓦,冬暖夏凉。屋外有祖父手植的竹林,风过时,绿浪层层。穿过这片竹林,便能望见父亲的甘蔗林。甘甜的气息里,已浮起一缕酒的醇香,大约正在父亲的梦里升腾。

葡萄架下,碧珠累累,顺手摘一颗,那刚刚从地下汲取的甘甜,直接送达口腔。倚在篱笆边上是妈妈种的向日葵,它满脸堆笑,好像在说,欢迎来山里!

山里的太阳还是那个太阳,却换了另一副模样。它一改在城里的歇斯底里,变得温和而沉静。是它在精神抖擞的植物面前感到了无可奈何,还是被它们的郁郁葱葱所感动?可能两者都有吧!

坐在葡萄架下,阳光成了顽皮的孩子,它变着各种鬼脸跟你做游戏;漫步在竹林里,阳光是温柔的情人,与你窃窃私语;扎小辫的玉米棒子勾着你的青睐,唱歌的向日葵偷走你的欢喜;是谁的心丢在桃树上,是谁的红脸蛋藏在苹果叶子

里。那一池荷花还在,碧绿的叶面比城里任何一种时尚的太阳伞都悦目,荷花饱满如蘸墨的画笔,她还在构思构图,要画一幅什么画,是娇嫩的粉白还是嫣然朱红。

赤脚踏进小溪的那一刻,心猛地一颤。皮肤有多久没有这样被山泉水抚摸,脚多久没有如此踏实地亲贴大地?像小时候那样,向着深潭扑进去,清凉的水花在脊背上、手臂上、头发上跳跃,你像一条鱼,快活地游来游去。蓄积在心里的烦恼,已经被这条溪流,冲洗得干干净净。

一身轻松的你,躺在温热的大石头上,而一只蜻蜓,落在你的身边。你满心欢喜,一动不动地屏住呼吸,怕惊扰了它。你在心里问,可是童年里相遇的那一只?

屋顶的炊烟升起来了。父亲在核桃树下的石磨上刚打出来的洋芋糍耙,浇上一勺酸香的浆水,再淋几滴红艳艳的辣椒油,还没入口,胃已经确认了思念。母亲从地里掰回的玉米,在灶洞里烤熟了,一把玉米加核桃,吃出了再也忘不掉的

味道。还有一篮子红红的五味子,最初是甜,贪吃之后就吃出了酸,还有苦、涩、麻。一枚小小的果子,竟藏着智者的心思。只有你吃后会懂!

太阳恋恋不舍地下山了,临走还不忘给大地盖上一条深色的被子。颜色是不是有些单调了?行,绣一片霞光吧,再缀些明明暗暗的星星。在你即将入睡的时候,撒下几颗流星,尖叫声在空旷的夜晚回荡,像扔进水潭里的石子,悦耳动听。

夜深了,蝉奏着催眠曲,萤火虫在窗前巡逻,圆月则伴着你一枕清梦。而落下去的太阳,已经在山的那边换了新装,凌晨五点的时候,驾着满山的云雾,又送来了全新的一天。

夏天,怎么能不来山里呢?

商洛山

(总第2926期)

刊头摄影 逸飞

我与高铁的故事

黄瑞华

老城。而今,高铁穿山而过,不用多久便抵达鄂邑站。走出站台,山里的清冽消散,迎面扑来了关中平原温热湿润的风。换乘旅游专线,一路向西奔赴沙河。

尚未走近周至水街,沙河的流水声已经传入耳畔。这条古为护城水系的河道,依托旧貌修整再造,把老关中的市井百态安放在终南山脚下。清浅的河水顺着河道蜿蜒,老石磨垒起的堰坝截住流水,水花跌落,漾开薄薄的水雾。两岸垂柳垂落在水面,风过处,搅碎了一河波光。青石板路沿河铺展,白墙灰瓦的关中民居临水而建,石拱桥、木廊桥横跨河面。这里没有江南水乡的柔婉缠绵,背靠深厚的终南群峰,一桥一水之间,尽显关中大

地独有的朴厚。

我不必再为赶路而匆匆奔走,顺着河岸缓步漫游。街巷间保留着关中旧式宅院的样貌,木格雕花窗、茅草覆顶的廊檐,处处是乡土的印记。虽不见千年古街旧貌,却借着这一湾河水,复原出老关中代代相传的市井烟火。街边店铺次第排开,空气中弥漫开了各色吃食的香

气,浆水鱼鱼的酸鲜、油糕的甜糯与凉皮的酸辣交织在一起。我走到小吃摊前,要了一碗浆水鱼鱼。守摊的大嫂手脚麻利地盛着吃食,随口闲谈:“高铁通了,陕南过来的游客多,如今生意比往年好了不少。”

我端起碗坐在河边木凳上慢慢品尝,滑嫩爽口,是属于三秦大地独有的清凉。吃过小吃,我起身继续沿河闲逛。盛夏白日暑气蒸腾,游人悠然闲散,孩童在浅滩戏水,阵阵笑声顺着河水悠悠飘远;老者凭栏观水,摇着蒲扇闲话家常,时光在这里仿佛慢了下来。街边摊点摆着竹编、剪纸等手作,偶有秦腔调子从巷陌深处隐隐飘来,浑厚苍凉,在河畔悠悠回荡。

沿着河道继续往前走,日头渐渐向西倾斜,不觉间行至烟火巷子。白日的巷子沉静古朴,飞檐错落,旗帜随风轻扬。游人驻足拍照,乌篷船缓缓划过河面,碾碎了水中的屋舍树影,水波荡漾之后,倒影又慢慢聚合复原。

待到夕阳缓缓沉向终南山,暮色漫遍大地。转瞬之间,街巷的灯笼次第点亮,暖红的

坐着高铁去水街

黄瑞华

灯火挂满屋檐,光影倾泻在河面上,满河流光摇曳。白日的清静悄然褪去,整座水街骤然热闹起来,人影往来,笑语不绝。小吃铺炉火升腾,热气裹着烟火在晚风中四散开来。我立在石桥之上,一边是灯火喧闹的街巷,一边是暮色下沉静的终南山,人间烟火与万古青山,就这样遥遥相望,彼此映村。

看罢这番灯火盛景,我移步河畔,寻一处临河茶座坐下,沏一壶清茶。河水在脚边静静流淌,耳边是游人的谈笑。抬眼遥望暮色里的终南山,千年前讲经的故事就发生在这片群山之中,不必刻意追索典籍,青山屹立于此,便是最好的见证。望着苍苍的山色,不由得想起往昔出行的艰难。回想从前,想要来一趟周至,需要辗转中巴翻越群山,整日颠簸,来去皆是行色匆匆。重重秦岭横亘在前,想见一方风土何其不易。如今高铁穿山越岭,大山不再是隔绝的屏障,我才能这般从容地坐下来,细细品读沙河流水背后的故事。

晚风裹挟着河水的凉意,茶水转淡,我起身踏上归程。高铁复入秦岭,窗外山影奔涌,隧洞光影交替变幻。忽明忽暗的光影,勾起了我小时候的记忆,当年绿皮车和中巴穿行秦岭,山重路远,总觉得群山没有尽头。而今依旧是这一道秦岭,却再也没挡住远行的脚步。这趟水街之行,流水灯火,市井人声,连同关中土地独有的烟火气息,一并留在了我的旅途记忆里。